



夏风里的“端午密码”

夏风荡漾,艾草飘香,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又到了。这个古老的节日,留下了太多的故事,也寄托着我们太多的情感。每一个节日,都有不同的打开方式,端午节也有独特的打开方式。掌握了端午节的开启密码,便能把这个节日过得多姿多彩,富有仪式感。

龙舟鼓声传天下

端午时节的清晨,还带着几分凉意。我站在江边,看那薄雾如纱般笼罩着水面,远处传来零星的锣鼓声,断断续续,像是从梦里飘来的。江岸上早已聚满了人,孩子们骑在大人的肩头,手里举着纸风车,红红绿绿的,在晨风里转个不停。

龙舟泊在渡口,船身彩绘的鳞片在熹微的晨光中闪着幽光。船头雕着龙头,昂首向天,嘴里衔着红绸,那神态既威严又透着几分灵性。船尾的龙尾微微翘起,像要乘风飞去。划手们赤着膊,露出古铜色的肌肤,腰间系着各色绸带,正在作着准备。他们的神情是肃穆的,仿佛即将进行的不是一场竞赛,而是一场祭祀。

“咚——咚——咚——”鼓声忽然密集起来,像是雨点打在芭蕉叶上。第一艘龙舟离了岸,桨叶入水,整齐得如同一个人。水花溅起处,船便箭一般射了出去。紧接着,第二艘、第三艘也出发了。两岸的观众也跟着喊,那声浪一阵高过一阵,

把树上的麻雀都惊飞了。

看那龙舟竞渡,真是力与美的结合。划手们身子前倾,桨叶起落,划出一道道弧线。站在船头的鼓手,双手起落,鼓点时而急促如万马奔腾,时而舒缓如闲庭信步。船尾的舵手稳如磐石,目光如炬,把握着前行的方向。江水被划开又合拢,仿佛也被这热烈的气氛感染,欢快地跳跃着。

老人们说,龙舟竞渡是为了打捞屈原大夫的忠魂。两千多年前的那个五月,屈原怀石投了汨罗江,百姓们划着船去救他,从此留下了这习俗。我想象着那个场景:楚国的百姓们在江上呼喊,寻找着,泪水洒在江水里。他们或许不知道,他们要打捞的,不只是一个诗人的躯体,更是一种精神,一种“虽九死其犹未悔”的气节。

这龙舟里,藏着楚人对水的敬畏。远古的先民相信,龙是水中的神,能兴云布雨。他们把船做成龙的形状,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。这习俗流传了

几千年,从楚地传到四方,传到海外,只要有华人的地方,到了端午,就能听见这鼓声。一代又一代,这鼓声从未断绝。

龙舟也承载着乡情。记得小时候,村里最隆重的就是端午。在外谋生的人,不管多远,都要赶回来。不是为了划船,是为了那份乡情。大家聚在一起,说说一年的事,喝几杯雄黄酒,吃几个粽子。龙舟赛结束,还要在祠堂里摆酒席,那热闹能持续到深夜。

龙舟划过千年。鼓声里,有屈子的忧愤,有百姓的祈愿,有游子的乡愁,有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。看那桨叶起落,溅起的不仅是水花,还有岁月的印记;听那鼓声阵阵,传出的不仅是节奏,还有文化的脉搏。夕阳西下时,江面恢复了平静。最后一艘龙舟靠了岸,鼓声歇了,人声远了。晚风拂过,带来粽叶的清香。这清香和鼓声一起,飘散在暮色里,飘向远方,飘向又一个明天。

[浙江·杭州] 杨剑横

泾畔艾香忆端阳

我的家乡坐落在渭河平原西北角,端午破晓时分,村庄最先弥漫开的是艾蒿清香。天刚蒙蒙亮,家家户户都会去往河边坡地采摘鲜嫩艾蒿,两两一束插在门框、窗沿。

五十年前村落闭塞贫瘠,村民温饱尚且勉强,人人艳羡的油炸油糕,普通家庭根本无力置办。多亏爷爷精打细算、持家有度,我们家每年都能吃上稀罕的江米红枣蒸糕,本地俗称“叮糕”。彼时全村能吃上蒸糕的人家寥寥无几,每一口软糯回甘,都是清贫岁月里难

得的甜。

如今粽子、油糕随处可得,食材丰裕,可我始终觉得,当年粗瓷碗里的蒸糕,甜度无可替代。故土端午还有三样代代相传的老习俗。节前母亲总会备好雄黄与香草,端午清晨细细给我们耳垂、肚脐涂抹雄黄,老一辈说能驱虫避瘴、祈福安康。孩童们总爱围着母亲嬉闹扮鬼脸,一遍遍追问雄黄的用处,懵懂间记下节日的讲究。最让我们雀跃的,是佩戴手工香包。

母亲是村里有名的巧手,

每年都会缝制心形、小兔、小鱼样式的香包,针脚细密,内填晒干香草。孩童们聚在一起攀比把玩,嗅着浓香嬉笑打闹,是童年最鲜活的快乐。

时移世易,如今市面上量产香包精致美观,却少了指尖温度。好在端午假期让游子得以归乡,携妻儿重回山村。山野清风、田间草木、篱边牛羊,搭配原汁原味的乡土习俗,依旧能唤醒心底的归属感。山河未改,艾香依旧,故土端阳的温情,从未消散。

[陕西·咸阳] 张勇

粽叶换粮票

老家离海不远,海边那片芦苇荡,便是打粽叶的地方。芦苇丛里面密不透风,高高的芦苇遮住我的身影。我挑选着茁壮的芦苇,一手小心扶住芦苇秆,一手握住苇叶根部,往下一劈,接着再一握再一劈,手顺势往下一送,苇叶入袋。因为早有人打过粽叶了,附近宽的苇叶不多了,我只能往里走。芦苇地里全是淤泥,踩一脚,汩汩冒泡,不时有小螃蟹出没。我没兴趣理它们,只顾着打粽叶,仿佛那香糯的粽子就等着我的粽叶呢。绿绿、宽宽的苇叶锋利而坚硬,频频划过脸颊、胳膊,直到出汗,才觉出火辣辣的疼……

大半天时间,我打了一袋粽叶。出了芦苇丛,倒出苇叶,按照宽窄一一摞在一起,整齐捆扎,装入袋子,背起往回走。

半路遇到两个年轻人,看穿戴就是城里人。其中一人看见我打的粽叶,掏出两张粮票,说要和我换一些粽叶。二斤粮票!我心跳不已,多好的事,粽叶是不花钱白打的。我把袋里的苇叶一股脑儿倒出来说:“好,全给你们。”然后接过粮票,撒腿又往海边跑去。

再次进入芦苇荡,快到中午了。这次比早上难度大多了,芦苇丛里像个火炉,还没开始打粽叶,全身就湿透了。四周一片寂静,我有些害怕,哼起歌壮胆。芦苇丛深处,淤泥越来越软,有的地方没过脚脖子,鞋也陷入泥中。我脱鞋光脚,不顾芦苇根扎脚,两臂酸麻,只想快点打粽叶,赶紧回去……

又打了一袋粽叶出来,已是午后。我没空整理粽叶,直接背着走。虽然又累又饿,但换了二斤粮票的喜悦刺激着我酸软的双腿,一路狂奔。

到了村口,母亲焦急地等在那里。看见我,小跑过来,接起袋子问:“急死我了,你怎么回来这么晚?”我擦着汗,从兜里掏出粮票,兴奋地举到母亲面前:“妈,你看,我用粽叶换的。”母亲心疼地搂着我回家了。

那年端午,我总觉得粽子比以前香,比以前好吃,大概粽叶是我打的缘故吧。

[辽宁·大连] 王毅